

千万别掉进“无底洞”

□ 殷卫钢（上海，国企职员）

那天午后，应约去会一个朋友，我骑电瓶车到沪太路、中山北路口时，前方左转信号灯正由绿变黄。闪念一想，在这种主干道上等下趟绿灯，需较长时间。我遂抱着侥幸心理加速、准备大转弯。在马路中央，有一根内环高架立柱，平时各种车辆逆向大转弯时，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沿本方向内档行驶，这样就相安无事。但当天偏偏有位逆向而来的快递小哥也想抢时间，并且“不按规矩出牌”——他竟绕到立柱的外档、我前行的方向疾驶过来！眼看就要两车相撞，幸好对方反应更快，拧一下车头，我俩擦肩而过……

无独有偶，前几日我去看电影，在影

院门前停车时，发生了意外：我撑电瓶车撑脚时，车把手只稍碰了下旁边的共享单车，由于其撑脚太直，立即向外侧倒去，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——将紧靠它的一辆电瓶车也推倒。只听一声闷响，倾覆的车子刚好重重地摔在一位也在停车的老先生跟前。

我当即“呃哟”叫出了声，赶紧去搬扶倒在地上的那辆电瓶车。因为此刻我最担心的是压坏老先生。谁料对方笑眯眯道：“我没事，恰巧是这辆电瓶车的座椅倒在我脚跟前了——你先把共享单车扶起来，再搬电瓶车吧。”我一面照他的吩咐扶车，一面连声打招呼，表示实在对不起。

我之所以如此忌惮这事儿，是因为它

使我联想起不久前一位搞家装朋友的惨痛遭遇：在一个雨天，他骑一辆电瓶车，在拐弯时突然滑倒，左小腿被重重地压在车身下。结果，住院两个多月，接骨、植皮动了四次手术，缝了七八十针，花费十余万元，还留下后遗症。

暇时琢磨，就我而言，发生上述两件事的根源可以归结成两个字——匆忙。第一件事，假如事故一旦发生，我不仅将受皮肉之苦，也需按交规担责。后一个意外事件中，若真的导致那位老先生被电瓶车压伤，我几乎要负全责。那将要为之付出的时间、精力和费用，可能就是一个“无底洞”！



租座老宅作“展馆”

□ 陈慈林（浙江杭州，国企职员）

老友阿良开影楼赚了钱，几年前开始收藏老物件。随着藏品渐渐增多，一百多平方米的住宅放不下了，阿良就到离城二十余公里的深山小村租了座百年老宅作“展馆”。

小村地处天目山余脉，每天只有早晚两班来回县城的中巴车。老宅建于清朝光绪年间，上下二层，200多平方米；两侧有高耸十来米的风火墙，四周有厚实的三合土围墙，在百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鹤立鸡群，颇为醒目。

130多年前，小村有人贩运茶叶到上海与洋人交易，发迹后在老家造了这座宅子。随后百年，其几代后人皆定居上海，老宅却屡经浮沉：解放前做过村公所，解放后

一度成为大队部。近四十年来，青壮年皆去城里谋生，村中仅留老幼百余人。老宅年久失修。

阿良向村里租用此宅20年，租金不高，但阿良历时一年修旧如旧整修老宅，耗资已达租金数倍。阿良租用老宅之举，与小村实为双赢：村里获得租金、可为村民增加部分福利，还使老宅得到妥善保护，老宅访客更为乡村振兴带来人气；阿良的藏品得以有良好的保护空间，老宅亦成为他放松心情、回归自然的休憩处所。

前些时阿良邀请回乡探亲的电影导演阿年至此做客，我有幸做陪。走进老宅，四面墙壁上挂着几十幅主人拍摄的黑白照片，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民众劳

作和生活的场景。阿良说，此处已有各类藏品逾千件，大的如排涝和抗旱的水车、筛选稻谷的风车等农具……更多的是如今已不多见的上世纪中叶居民日常生活用品：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、三五牌台钟、凤凰牌自行车、华生牌台扇、蝴蝶牌缝纫机和12英寸西湖牌黑白电视机等。最惊艳的是一架以铸铁作基座、黄铜装饰，据称已达百岁“高龄”的传统理发椅。

那几架35毫米和16毫米电影放映机、十多部老电影胶片引起阿年导演强烈兴趣，他特别感谢四位退休多年的老放映员，几十年为传播电影艺术所作的努力。怀旧心切的老放映员们，当晚还为小村居民放映了老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。

